



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

錢塘田 汝成 輯撰

帝王都會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于會稽至此舍杭
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以主禹
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
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
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于此顧云舍杭登陸也
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
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

西河志卷之一
縈廻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
錢塘之名劉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唐
以防海水募有能致上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
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唐成故名錢唐世說
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詭民致土築唐而錢實
不給至唐時避國號加土于唐改稱錢塘然秦時
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
錢唐臨淞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于晉唐時明矣
考之釋文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
居此或築堤捍水而遂係之以唐歟

杭地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淳祐志
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群臣送至
淞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
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
江遂謂吳越必以淞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
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
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爲越自夫差敗
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
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卽
檣李本嘉興府崇德縣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

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
今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
于越敗吳于檣李杜預注云嘉興縣南檣李城又
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檣李賈
逵註云檣李越地據此則檣李以南爲越境杭在
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旣臣于
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
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
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

語見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卽檣李吳疆越地以爲
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
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爲越地
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爲越群臣
祖句踐于淞江遂謂吳越以淞江爲界殊不知是
時句踐方保栖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
其祖道止于江濱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
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
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
栖于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

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且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江則淞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淞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槩以爲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于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淞江則是淞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

郡志之誤可以泯然無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邑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群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群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慄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又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

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
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
曰此真貴人也起咲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
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迺慰
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
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爲賓
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
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

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
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
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
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
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
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
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地名皆曰嚮十餘卒尚
不可敵况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構
兵鏐擊斬漢宏乃奏昌爲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

州昭宗拜鏐為都團練使尋進鎮海軍節度使頃
之董昌以羅平烏譏反越州鏐擊取之乃進鏐封
爵而錫之鐵券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
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
度淞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
淞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
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
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
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勲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
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勲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

亂為昏鏡水狂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
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
清其化也疲羸秦拯吳粵于塗炭之上師無私焉
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
藩著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金寶憲
勒燕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
申以詞誓長江有似帶之期秦華有如卷之日惟
我念功之旨未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
富貴卿恕九苑子孫三苑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
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如

越州受命還治錢塘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
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
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時有勸鏐拒命者鏐不納
笑曰吾不失為孫仲謀竟受命改臨安為衣錦軍
展節瑩隴旂旂鼓吹振耀山谷童時鈎弋之所蓋
蒙以華屋馭鹽擔簣亦裁錦韜之嘆曰焉敢忘本
一隣媪九十餘歲矣攜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
留寧馨長進鏐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
父欲不舉是媪強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既置酒

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
時飲玉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
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
荏苒今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
歡意不洽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歌訖舉座賡
之叫咲振席二年冊尊鏐尚父長興三年鏐卒年
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及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
過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

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于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于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于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恭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文穆子

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謚忠獻第倣立

倣字文德宋太祖卽位賜倣開吳鎮越榮文耀武功臣開寶九年倣率子惟濬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劔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倣辭歸廷臣請畱勿遣太祖不納竟遣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文字一匣付倣曰到國開之途中勿啓也倣歸錢唐啓閱皆廷臣請畱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負官

家及太宗即位倣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封鄧王薨謚忠懿倣性謙謹未嘗忤物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子孫繩繩比登膺仕允稱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倣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對與元帥言朕已于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已遣兵往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即當遣還

忠懿王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叙兄弟齒坐

太宗上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倣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濟侍焉泛舟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忠懿王入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撥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于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路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

之應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嘆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于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太祖咲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俶太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畧皆用世之智也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

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弁年號處皆鐫削模糊蓋歸宋納土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盡錄否耳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

吳爲通越門北爲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
即其宮爲州政和二年郡守孫沔改築雙門易
以木石宋高宗南渡卽州治爲行宮徙州治于清
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
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
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
車門在望僊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
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
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峰塔下曰北關門在

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
垣南北展而東西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
攜僧祖肩密來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
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
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曰寶劔營
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州營在梅
家橋東曰馬家營在脩文坊內曰大路營在褚家
塘

錢氏鐵券王冊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券沉渭
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澳人獲而售之錢

氏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 皇明洪武二年大封
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爲之歌云
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
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
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
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
旂釃酒撻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騎春風錦袍玉帶
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
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
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

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
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勲業至今傳不
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
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鮮埋殘碑

舊傳識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
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
異姓王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
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蓋全用識語
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

帝王都會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宣和三年封
 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即
 位于應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幸杭州陞為臨安府
 四月幸建業十月還臨安定奠都之策金人犯臨
 安出居越州次温州紹興二年正月還臨安在位
 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
 壽皇太上皇帝受養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于

會稽陵曰永思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宰相呂元直願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為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稽聊以當沙堤

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鵓鴿飛騰逸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高宗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乃詢于張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賣得召問舖家云得于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為失物復還之兆舖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紹興二十六年以戶部尚書韓仲通兼知臨安府七月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上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出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

受朕令人以五千五百錢買之。乃是好絹。令仲通根治。且曰：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九月，知臨安府榮焜請對。上謂大臣曰：朕嘗諭以約束。吏姦速還商賈物貨。勿畱民訟。它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片紙亦不責其供用。閏十月初，置臨安府左右廂官。時城外已置南北廂官。榮焜請于城內分置二員。掌訟牒。以京朝官爲之。

高宗以府治爲行宮。嘗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再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旣

徒托諸空言
蓋也

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嗟乎。有一岳武穆。而不能。用乃顧思材。于異代。耶。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沈才之。以奕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同類奕。上喻之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

上怒云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篋二十逐之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筋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筋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

便是陳脩因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有子否對曰臣年六十三歲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二十三奩具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卽年幾四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與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異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資

高宗渙父詞云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水底開雲片段飛又云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羶有意沙

鷗伴我眠。又云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篔未易
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致清遠。雖
客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及也。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
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于旅邸。云山外青
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
把杭州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
士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
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
不數中原有幾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

矣。是以論者以西湖爲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
張志道詩云。荷花桂子不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
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克悞世終
無策。庾信哀時尚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
恨是西施。

思陵妙悟八法。畱神右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
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餘。展玩模榻。不少厭怠。
四方獻奉。無虛日。又于權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
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
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

西漢志卷三
五
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

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翰墨稍倦即命吳侯憲續書至今皆莫能辨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賊廢為庶人貧無以糊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為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

人尚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咲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為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賊汚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咲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須放他

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皇帝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

云

德壽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三銖銖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旣成矣有他璫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于人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此語旣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日以

好來朝何故畱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
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
誕即高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
曰酷似泚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于泚豈其
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
夢識參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韋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
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
于九哥也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
者有瞽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

奇

之憮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
翳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報當不費道士咲曰后
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
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畱謝之皆不答謾
曰太后不相忘略脩靈泉縣朱僊觀足矣倏忽不
見遂命成都帥王剛中脩朱僊觀圖其形儼然當
日道士也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
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光香溢鈿天
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韋太后旋鑿沙漠復

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
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云此燭頗
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
人閣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
比得爹爹富貴

憲聖吳太后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至爲天下母
率與負貫以進常以疾辭思陵念其久服勤勞每
此五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
親詣之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
之愧侯姐姐歸爾其遷矣憲聖再拜謝曰大姐姐

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賞花宴
集纔一思之淚從腸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亦泣
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回鑾以向嘗與憲聖
均爲徽宗左右徽宗以憲聖賜上恐憲聖記微時
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
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合取姐姐
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
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德妃吳氏可立爲
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爲子改元隆

興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宮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二陵曰永阜

孝宗初與恩平郡王璩同養于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後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為普安府教授即為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為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元璧也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

勞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勤逸入廡間簷低觸楣俠陛驚哮失色亟奔控馬已馳過矣上擁楣垂立徐扶而下神采不動殿下皆稱萬歲又嘗于宮中攜漆柱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一日遊後苑偶忘攜焉命兩小黃門取之力曳乃舉蓋精鐵也光堯既與子孝宗敬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意大功新進逢迎務為可喜淳熙中上益明習國事老成向用矣一日朝德壽謂之曰天

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于有成上再拜大書
揭于選德殿比歲貢士或聞其語而不明于大對
但即其近似爲名或曰持守或曰要終至集英傳
臚宰執進讀獨有一卷首日天下未嘗有難成之
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
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
箇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
日前精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
天之効也

木應之爲待問孝宗問之曰木姓起于何時因知所
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虛元者豈去
複字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壻乎
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
邁拜謝而出嘆曰聖主萬機廣覽如此爲士可不
研博古今耶

孝宗時有王過者蜀人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
上殿孝宗率爾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過即對
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
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詔除翰林院編脩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
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咲倩兮美目盼兮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
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
敗俗上曰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
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
不憚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
得與夔龍為友龍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懂豈非榮
進有數乎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議䟽說甚
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
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
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
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眾
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斂說拜謝退而約客
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
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為表謝因附奏臣嘗
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
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

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
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
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
者潜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
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
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潜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
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寔告上大
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于外內侍
等罷職有差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
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
傳說于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于孝武之句時趙
溫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
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
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
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壽宮置酒賦詩
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
皇基蓋高宗生于大觀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

西泠志餘卷二
光宗生于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
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
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
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
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
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
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
者則謂失之俳耳

淳熙巳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
几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楮墨而已近璫嘗奏高
宗皇帝畱下寶器圖書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
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
鑰閉不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伯圭宴集于重華宮伯圭奏
陛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
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是夜但鼓琴兩曲左
右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飲湯一盃至二鼓
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人主沒
人道得若不自禁制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飲

酒一事也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聞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匠一夫

孝宗既退重華宮群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者以折字名嘆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特有歆道僧者壯不慧而巧發奇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爲狂道僧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罔測其指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宮中皆縞素焉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爲傅旨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十素謹愿中年斷葷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壽皇藩邸人敏于給侍每尚食則就案析治

西漢元會卷三
五
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
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于尚
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
焚之云我且上訴于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踰月
兩劉娘子同日而亡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尚食
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群蛆叢食而
穢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馥香襲人而面色如
生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初莊文旣
薨孝廟白德壽立光宗宣璜之夕德壽故召魏王
燕宿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矣魏邸復入
見高廟有緒言曰翁翁畱愷却使三哥越次做太
子帝語塞漫戲撫之曰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
去

光宗在鶴禁意欲內禪終難發言數擊鮮于慈福太
后太后疑之詢近侍曰大哥屢排當何故旁則有
奏曰意望孃孃爲趣上耳后笑頃之壽皇至東內
從容間語上曰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
曰臣久欲爾但孩兒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即與之
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后不能強語光宗曰吾嘗

西漢志卷三
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曰臣髮已白尚
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言高廟遜壽皇于
盛年也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
女初后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后上道心異之遂
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
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天
下他日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四年生
嘉王妃性妬悍嘗訐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宮高宗
不懌謂吳后曰是婦終是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
后疑其說出于太后及太子即位用爲皇后光宗
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
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官授之宦者遂訐于后
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其
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
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安六禮所聘嘉王妾
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訐于
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
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

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猶是，益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矣。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隆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也。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臣家且飲酒。百僚侍御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瓘良引帝被請，屏入。

隨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園，兩制俱扈從。將進酒于茶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幸外苑，必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宣勸，以賜會上。怒未解，手顛誤觸卮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

即大怒碎卮矣每太上遊幸官家必有進勸一日
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闕市而元宗偶忘之太上左
右陰颺鷄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
日捉鷄不着蓋臨安以俟人欲以食爲捉雞以此激
太上怒太上陽不聞而王色微變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壽皇居常
臺開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
尚不至枉自叫耳凄然不樂言此不豫
光宗既退居每追計往時成敗時自嗔罵或慟哭壽
仁后輒奏觴解慰之以是爲常其闕外事不欲動

其心然久或知覺初郊禮成恭謝回鑾鑾御樂聲
達于內光宗問何事后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
尚欺我至是耶揮之以肱后仆于闌自是得疾
壽仁后感日者之言有厄于椒殿別築精室居之道
妝事佛病革而終禕翟不得周身長御欲遷之椒
殿會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承誰命昇此相與昇
歸鷄儀及半途訛傳曰風皇至矣皆委之而走時
光宗見崇恍忽內中以風皇目之久之知訛傳方
有再至者乃爲烈日所暴體色黝然變矣置之太
寢宮人無計致鮑炙于地又以蓮香數十餅亂其

臭洎事聞于外梓人進柩將有小白之泚葬赤山
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敗人共快云

寧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慶元嘉太開禧嘉定在位
三十二年崩陵曰永茂

寧宗嘗命二小黃門背小屏前導隨所至即張于座
側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肚痛故每飲
不過三爵宮中行處却去呵衛嘗自以補革烏浣
油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上不之聽嘗學于未
嘉陳傅良導以毋作聰明以亂舊章故終身不妄
更作龍顏隆準相者謂之老龍形

嘉泰中張巨濟上書寧宗言慈懿攢陵介在湖曲而
陛下張樂遊幸豈履霜之義寧宗感之賜轉一秩
由此西湖絕清蹕之聲御鷁沉之于水黃洪有詩
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
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
樂部以久次出適于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蘆寺
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
日奏樂孝宗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
出今皆新習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叅教上

可之自是張氏復還樂部時后在妊數月矣及期乞歸外館憲聖曰第令產僊韶院何害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長汝福祿及吾自是養于宮中既久新樂純熟所生母與儔侶俱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年十歲爲則劇孩兒及長以琵琶隸慈福宮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而諧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詫他日自會服此享宗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一日朝長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洒之自

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鞭朴大璫王去爲力拯之曰娘娘當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雖少解然終不愬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返南內却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因得幸及皇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薨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語曰乃翁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祿

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
帖伏甚于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
言亦有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儁和以
爲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宜子浸潤鼓扇
崇福遂以賜寧宗時傅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太妣
念我文孫美其冠于後庭俾之見于內殿蓋紀實
也后初進爲婕妤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
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
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
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王瑜

不許通籍內廷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
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羊車
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楊固遜曹使朝而已候于
夜曹不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
奏肅帝輦矣奏促重查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
且畱寢故能砥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即書貴妃
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
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
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
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理宗榮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無子育以爲子改元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在位四十一年崩陵曰永穆

理宗微時鞠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許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舫側天錫卧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氏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苕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彌遠門客彌遠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

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爲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異也

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已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曦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干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叅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而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鉉皆

預其謀開熙三年十一月三日侂冑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冑至王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侂冑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官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楊后既誅侂冑史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為皇子賜名竑彌遠為丞相既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

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謀立與莒為皇子更名的遂陰與的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的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首肯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的為皇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

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

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膺不可梳者還可禳解否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妄為持呪俾之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膺不解意有物祟徧求禳治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為創道宇賜名嗣真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竒動以黃絹方丈帚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俾住太乙東宮

理宗興于側微崇儒納諫以史彌遠有擁立功百務推遜無所專與及彌遠卒始親政召真德秀魏了翁于朝時號小元祐然自即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開慶己未北兵南侵社稷削弱猶幸不身親見其亡耳但其臨御已來始終崇重周程張朱義理之學得謚理宗陵曰永穆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也

理宗隆準龍顏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厲精為治信向真魏諸賢廷紳奏䟽三學扣闕悉經御覽

所言許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日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升董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之人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外戚子第任畿輔監司郡守賦穢狼籍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已又置脩內司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倡優傀儡皆入供應宮嬪廩給泛濫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克朝耆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淳祐增至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莊藏庫其不節如此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為萬世罪人豈宜崇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令國子監即日施行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行之議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脩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

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
有與宋臣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曰口說尚
可乃畫此死模活樣乎持入謂上曰牟某在當塗
罵官家上視其圖咲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
彼謂陛下爲明皇閣妃爲太真臣爲力士而以太
白自居自此上不悅

董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
櫻桃宴卽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
奏曰請賞櫻桃如賞荷花卽于西馬塋取盆荷置
之大池中雲錦爛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

宮女翠花俱敝矣宋臣不數日卽進翠花數千枝
蓋先鋪翠葉匣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
進竹絲燈其明過于柵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
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咲曰吾經年乃成豈一
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卽買數疋剪
以爲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駭服其多智如
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了大全作相與
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脩
內司十百爲曹望青採斫雖勳舊之塚亦不免焉
一曰內宴禠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

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下董

當理宗時禁苑漸頽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展于烈日中上意爲不然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池傍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爲較今復有此亭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奏曰此梅亭即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拆卸摺疊之亭上愈稱賞之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

氏懷之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曰役者思夢五色霞罩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以產皇后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鰥黑醫一月幼失父母業亦破敗嘗射操汲飪深甫爲相時有拔立楊太后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擗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擗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皴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

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
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
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
去太后獨以疾畱降封郡夫人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
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銳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
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
佛出世人皆稱之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九年陵曰永紹先
是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頽圯非得

萬緡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惟八
大王榮邸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
童歸不能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其事莫有言
者度宗于庚子歲八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
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粘一塔影忽
然而咲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
乳母以告大王忽悟所題疏未勾下本寺訪之言
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死計死之日正度宗生之
日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度宗取入宮時理宗
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爲太

子陸務觀有詩云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爲第一
一僊蓋謂此也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憲聖夫人姪孫女也畧涉
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
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
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
選知臨安府顧崑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崑亦罷去
臺臣論崑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
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
必益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

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没于王事每念之
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
深異之冊爲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從少帝入朝
于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挽
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曾是慈明秘殿尊
一夕頓拋塵世事半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
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唐江上月夜深誰
與賦招魂后北去時手寫其像以遺族人廣額鳳
目雙眉侵鬢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人居杭之長
安鎮懼禍者或別爲蘇氏云

少帝度宗子也。生四歲立，改元德佑，降于元，封瀛國公。尚宮主陳宜中立其弟昀，昀是謂二王。昀楊淑妃所生，昀俞修容所生，相繼立五年。國始亡，陸秀夫既抱帝昀投海中，楊淑妃大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天命至此，更復何言？遂赴海死。今崖山所立慈元廟者，此也。

俗傳讖語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拍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二人，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謚者，宋仁宗主母李氏、侍真宗位止司寢仁宗即位累進宸妃，既薨，追冊

皇太后，謚章懿，升祔太廟。皇明成化間，孝惠

皇太后邵氏，睿宗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

憲皇，今上登極，始上冊寶，所謂妃子之讖，不有

證乎？至如吳越文穆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氏，宋

高宗貴妃劉氏，則建都時所選，無足爲異者。洪武

間詔選識字良家女及能讀大誥者，杭州以江

干蔡氏應詔入宮，署爲女官，掌御前文字，寵冠六

尚。蔡乃予高祖母之姑也。永樂初，命蔡氏臨選，識

字女子于杭州，民間騷動。瞿宗吉有詩云：太平天

子御華夷，天擁祥雲地產芝。已喜玉關歸馬足，更

妝金屋貯娥眉。幸因蠹簡收芸草。不為羊車薦竹枝。臨別親隣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後得其甥女張氏應詔亦為女官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偏安佚豫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勅建甲第二十一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

高飢一行 香圓 真柑 石榴 棖子 鵝梨

乳梨 榎榘 花木瓜 樂僊乾果子又袋兒一

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榷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

棗 縷金香藥一行 腦子花兒 甘草花兒

硃砂圓子 木香丁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硃

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木人參 雕花蜜煎一

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兒 雕花筍 蜜冬瓜

魚兒 雕花紅團花 木瓜大段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筍花兒 雕花橙子

木瓜方花兒 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梅肉餅

兒 薑絲梅 雜絲梅餅兒 水紅薑 脯腊一

行 線肉條子 阜角餅子 蝦腊 雲夢把兒

肉腊 妳房 旋鮓 金山鹹豉 酒醋肉

肉瓜齏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葡萄 香

蓮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橘 新椰子象牙

板 小橄欖 榆柑子 再坐切時果一行 春

藕 鵝梨餅子 甘蔗 紅柿 切棖子 切綠

橘 乳梨月兒 生藕錠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藏楊梅 新羅葛 切蜜葷 切脆棖

榆柑子 新椰子 切宜毋子 甘蔗柰香 梨

五花兒 藕錠兒 新柑子 雕花蜜煎一行

砌香鹹酸 一行俱同前 瓏纏果子一行 荔枝

甘露餠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君 龍纏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梨肉 香蓮事件 香

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白纏桃條

脯腊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盞 花炊

鷓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房簽 三脆

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脰 第四盞

肫掌簽 鷓子羹 第五盞 肚脰膾鴛鴦煤肚

第六盞 沙魚膾 炒沙魚襯湯 第七盞

鱈魚炒蟹鵝肫掌湯 第八盞 螃蜆釀棖

妳房玉葉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膾 南炒鱈

第十盞 洗手蟹 鱈魚假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膾 螃蜆清羹 第十二盞 鷓子水晶

膾 猪肚假江蟶 第十三盞 蝦棖膾 蝦魚

湯 第十四盞 水母膾 二色蟹兒羹 第

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羹 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脰 炙鷓子脯 潤鷄 潤兔 炙炊餠

不炙炊餠寧骨 勸酒果子庫十番 砌香果

子 雕花蜜煎 時新果子 獨裝巴欖子 裝

大金橘小橄欖 鹹酸蜜煎 對裝揀松番葡萄

獨裝新椰子 對裝春藕陳公梨 四色時果

厨勸酒十味 江蟠燂肚 江蟠生 螭蚌簽

薑醋香螺 香螺燂肚 薑酸假公權 煨牡

蠣 牡蠣燂肚 蟾鉅燂肚 準備上細壘四卓

又次細壘二卓 內蜜煎鹹酸 時新脯腊等 對食十盞二十

分 蓮花鴨簽 蟹兒羹 三珍膾 南炒鱸

水毋膾 鷓子羹 鱖魚膾 三脆羹 洗手蟹

燂肚脰 對展每分時果五盤 晚食五十分

名件 二色蟹兒 肚子羹 笑靨兒 小頭羹

飯 脯腊鷄 脯鴨 直殿官大燂下酒 鴨簽

水毋膾 鮮蝦蹄子羹 糟蟹 野鴨 紅生

水晶膾 五珍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鷄 油飽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燂 入

糙鷄 凍魚 麻脯鷄臍 炙焦 片羊頭 菜

羹 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碟 外官

食次第一等太師秦檜 燒羊一口 滴粥 燒

餅 食十味 大碗百味羹 饊兒盤勸 簇五

十饅頭 燒羊頭雙下 雜簇從食五十事 肚

羹 大膀子雙下 羊舌託胎羹 三脆羹 鋪

羊粉飯 大簇釘 鮮糕鷓子 蜜煎三十碟

時果一盒切榨十碟 酒三十瓶 少保秦燂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十瓶 第二等少師楊存中等
 六人 各食十味 蜜煎一盒 切榨一盒 燒
 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等
 二十八人 各食七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四瓶 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閒等一百
 二十五人 各食三味 酒二瓶 中官五十人
 各食五味 斬羊一斤 饅頭五十箇 角子
 一箇 鋪薑粉飯 下飯鹹豉 酒一瓶 進奉
 寶器 御樂帶一 玉池面帶一 玉獅蠻樂僊

帶一 玉鶻兔帶三 玉璧環二 玉素鍾子一
 玉花高足鍾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
 一 玉東西盃一 玉香鼎二 蓋全 玉盆一
 玉古劍玦等十七件 玉臨安樣櫟兒一 玉
 靶獨帶刀子二 玉金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盒
 晉兒一 金器一千兩 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
 千五百九顆 珠子念珠一串 一百八顆 馬價
 珠金鑲束帶一 翠毛二百盒 白玻璃圓盤子
 玻璃花瓶七 玻璃碗四 瑪瑙碗大小共二
 十件 龍文鼎一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

父羹一 周盤一 周敦二 周舉壘一 有蓋

獸耳周壘一 汝窑酒瓶一對 洗一 香爐一

香盒一 香毬一 盞四隻 孟子二 出香

一對 大匳一 小匳一 螺鈿盒一十具 織金

錦褥子全 犀皮盒一十具 織金錦褥子全 有

御寶畫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烟長景

易元吉寫生花 黃居寶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竹叢 邊鸞萱草山鷓 黃筌萱草山鷓

宗婦曹氏蓼岍 杜庭睦明皇斫贈 無寶有御

書九軸 趙昌躑躅鷓鴣 梅竹思躑躅母鷄

杜霄撲蝶 巨然嵐鎖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

吉寫生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軸 偽主李煜

林泉渡水人物 無御寶畫 荆浩山水 吳元

俞紫氣星 撚金錦五十疋 素綠錦百五十疋

木錦二百疋 生花番羅二百疋 隨駕官知

崔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色

纈羅五百疋 馬下日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

行祇應人等 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箇 熟

猪肉三千斤 燠爆三十盒 酒二千瓶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

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于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炙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銜以待招呼者謂之水僊子至于吹彈舞拍雜劇紛紜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滾

木撥盆雜藝散耍嘔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僊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宋五嫂者汴酒家婦善作炙羹至是僑寓蘇隄光堯召見之詢舊悽然令進炙羹人競市之遂成富媪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炙收得金錢徃徃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園南

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
聚景焉一日御舟經過斷橋旁有酒肆頗潔雅中
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堯停目稱賞久
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醉筆也其詞
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
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
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
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
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不免酸寒因爲改作
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命解褐云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
注之豐石爲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
詩云山中色秀何佳哉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
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彿來宮囿指
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
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
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王之飛泉一堂虛敞臨
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
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
萊方丈渺空濶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

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
盃中潑。光堯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
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閒之地。疊石爲山。引
湖爲泉。作小亭于其旁。用爲娛老之具。且俾吾兒
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
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
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盡美。雖
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之
上。非巨儒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
覽之欣然。老眼爲之增明矣。有樓名聚遠。光堯親

題其額。仍大書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
付閨人之句于屏間。是歲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
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
曾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又云。飛來峰下水。泉清臺
沼經營不日成。景物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
瀛。皆紀實事也。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
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
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
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人。本官後園

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
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次日進早膳後車駕
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
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
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
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開竿市食筭許從內人關
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
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麩就登御舟
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
蔬果無異湖中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

過得古今曾覩進詞賦遂進阮郎云柳陰庭院
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水塘雙雙蹴水
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
啣將歸畫梁旣登舟知閣張揄進柳梢青云柳色
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
沼鱗鱗僊娥花月精神奏鳳篁鸞絃鬪新萬歲聲
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曾覩和進云樨靨紅勻梨
腮粉薄鴛鴦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
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僊韶九重
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

酒三盃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聽
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二
女童瓊華絲華並能琴阮下基寫字畫竹背誦古
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逞伎藝併進自
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王軸沉
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王九芝道冠北珠綠
領道氅銀絹二百疋兩會子三百萬貫是日三殿
並醉西牌還內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

宮進香并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

牒一百道綠匣二百箇上僉云臣御名謹進今幕
士安頓寢殿前候閣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
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
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
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并詣宮上壽駕至
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官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
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
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
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輿入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
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

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少歇。上遣閣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皇帝已下。金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執金。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壘金。篋寶盤。毼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目子錢。主胥禁衛官。率禁衛等人于殿門謝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

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僊粧。奏清樂。進酒。并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金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輦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

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早併免到宮禮

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至太上處起居次入本殿進香以次皇后太子太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至太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諭雨免下塔起居太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宮進香閣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

并七寶金銀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官屬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僊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官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等臣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妃第三班各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辦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上蓋皇后三釵頭冠并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官裏便背

見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
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上於閣子庫支賜五兩
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十疋太后又賜七寶花十
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幅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
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至更盡後還內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雨未時奏請宿齋北
內送天花摩姑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
兒等十四日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不止午
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不易
所謂十六日詣官飲福陰雨淫瀼可免勞煩天氣

陰寒請官家笑進御膳類添御服上遣閣長回奏
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依舊詣宮行禮不登
門時當奏聞晚雨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
不乘輅止用逍遙輦詣文德殿齋一應儀仗排立
金免放從駕官金常服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內
來日爲值雨更不乘輅謹遵聖旨不過官行飲福
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輅此間也不來看
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放仗上聞之曰來
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縱使不晴得罪
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後雨止月明

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趙雄仍舊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內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訖詣宮行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日映御袍天顏甚喜都民皆讚嘆聖德至巳時太上遣直閣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格賜御用段疋玉鞦轡七寶篋刀子事件素食果子等仍奏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上就遣知閣回奏上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肆赦訖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赦畢車駕詣宮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聖旨特減八拜

仍免至壽聖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索知閣張掄進臨江詞云聞道彤廷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輦下青冥香隨鑿扇遠日映赭袍明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閒散作八荒春祇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

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金賜銀
絹太上以白玉椀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
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盃後官家換背見
免拜皇后換團冠背見太子免繫褰再坐本宮御
侍六人金陞郡夫人就賜誥謝恩照例支散日子
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罈十件壘珠嵌寶罈一千
兩尅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
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足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
裏大醉申牌後宣逍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畱

坐冷泉堂至石橋亭子有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

種一種出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

上苔如絲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着花畱此少

觀命內侍宣史浩至賜坐并召居廣鄭藻置酒奏

樂上皇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賀四酪面臠

三猪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曰

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

工全用內人動樂酒行無算太上以黃玉紫心大

葵花盞宣勸史浩捧觴爲兩宮壽君臣皆沾醉小

內侍密語史相公少酌上聞之謂浩曰滿酌不妨

西清志餘卷三
當爲老先生一醉喜賜玉帶一條片腦一金合紫
尼羅二十疋御書四幅浩謝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請太上太后遊聚
景園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翠華殿降輦兩殿
至瑤津少坐金乘步輦遍遊園中再坐瑤津西軒
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佑
舞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斟船中人物
皆動太上喜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
金字別採好色千朵安頓花架金是水晶玻璃天
青汝窰金瓶中閒放沉香卓安日玉碾花商尊高

一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
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沉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
把知閭張掄進壺中天詞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
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
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光濃如酒五雲
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
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
萬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太上
喜賜金盃盤法錦數事又至翠華登御舟入裏湖
至斷橋入真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魚鱉放生宣喚

湖中買賣人等內侍用小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炙羹宋五嫂東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錢十文銀錢百文絹十疋仍今後苑供應泛索至申時御舟稍泊祀光亭至會芳少歇太上已醉上親扶上船乘轎都人傾城瞻嘆聖孝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

却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即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畫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棋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并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訖至清燕殿

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十色熬煮
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萼綠華堂看
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
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雪
大下正是臆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
雲可謂及時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
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于本
宮支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官裏上壽
近臣獻詞云紫皇高宴僊臺雙成戲擊瓊苞碎何
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

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煖融鳩鵲端門曉班初退
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官
二聖萬年千歲雙玉盃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
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
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法酒太后命本
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宣驕兒
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鈞
奩爲樂遂畱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
玉石爲之雕欄瑩徹上作四面亭皆新羅白木與

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俱用水晶南岬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事稍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時侍燕官開府會觀進壺中天詞云素飈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痴絕肯信羣僊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雲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會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

東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寶盞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焉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先期浙江亭祇縛蓆屋五十間至是并用綵纈幕轡上皇至賜從官酒食金兔侍班聽從便觀看先是激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下江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開西興龍山兩岬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蒲江及烟收炮息諸船皆不見自龍山以下貴

邸豪民綵幕綿亘二十餘里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者憎見畱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滾木水傀儡水百戲搯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宣諭侍官各賦酌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

是吳兒飛彩幟蹙蹙一江秋雪賣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官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傅肯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兒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畱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

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
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
日色金無暑氣後苑小廝見三十人打息氣唱道
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沈瀛漿
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
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宣
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
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
衲襖見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
令棊童下棊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
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
拌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
戲拜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
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
囊等物直至丙初還內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
下忽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已
而天宇豁然侍制洪邁進一詩歌咏其實云五更
猶自雨如麻無數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
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

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
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上賜和篇春郊柔絲遍桑
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
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謾自誇不似
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
宇文价內引上舉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
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
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賀

立春前一且臨安府進六春牛設於福寧殿庭及駕
臨幸內官皆用五色綵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睛

以克眼藥餘屬直閣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
小牛數十飾以綵旛雪柳分送殿閣巨璫各以金
銀錢綵段相酬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
金餘以金裹銀及羅帛爲之係文思院造辦各帶
於幞頭之左入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
邸宰臣巨璫翠鏤紅絲金鷄玉燕備極珍巧每盤
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帳帝后貴妃夫人諸閭各
有定式絳羅金鏤華彩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
而邸第饋遺多效內庭焉胡浩然上郡守喜遷鶯
云譙門殘月聽畫角曉寒梅花吹徹瑞日祥雲和

風解凍。青帝乍臨東闕。暖向土牛簫鼓。天路珠簾
高揭。最好是戴綵幡春勝。披頭雙結。竒絕開宴處。
珠履玳簪。俎豆爭羅列。舞袖翩韞。歌喉縹緲。壓倒
柳腰鶯舌。勸我應時納祐。還把金爐香爇。願歲歲
這一卮春酒。長陪佳節。

元夕禁中自去歲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
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主之。於復古
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挂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
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鰲山燈品。每以蘇燈爲最。圈
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

竹翎毛。其後福州所進。純用白玉。是耀奪目。新安
所進。益竒。圈骨悉皆琉璃。號無骨燈。禁中作琉璃
燈。山高五丈。人物皆爲機關。轉動如活。結大彩樓
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牕戶間。爲涌壁。作諸色故事。
龍鳳喫水。蜿蜒如生。前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
可正視。僊韶迭奏。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
皆毬文戲龍。百花小牕。間垂水晶簾。流蘇寶帶。交
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水晶宮也。至二
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
便觀賞。香烟燈光。薰照天地。中以五色玉珊簇成。

西漢志卷三
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下爲露臺。自戲呈巧。內人小黃門。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樂。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先是府尹預擇華潔善歌者伺于外。至是隨宣進入。妃嬪內人亦爭賞之。數倍得直。有一夕致富者。官滿既深。宣放烟火百餘架。而駕始還。

都市自舊歲孟冬。駕回已有乘肩輿小女。鼓吹歌舞。日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之翫。而天街茶肆酒館。漸以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每至四鼓。日

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窓王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肩輿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惰。歸來困頓滯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其意態者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之類。多至數百。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

錢米終夕街坊鼓吹不絕士女羅綺如雲至五夜則京尹乘小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亘十數里錦繡填委道路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犒千百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數片騰身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實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闔王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次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緊開分地蕢燭糝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

云某人不合捨撲釵環挨擔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粧燈其實皆獄內罪囚姑偕以儆奸民耳又分委府僚以巡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傘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開設雅戲烟花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又有幽坊深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炮燈更自雅潔姜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娥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

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俎。坐中嬉笑笑春溫。或於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懽呼終夕。此類不可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施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王梅雪柳苦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燈月所宜也。游手浮浪輩或剪白紙爲蟬。謂之夜蛾。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燃之名火楊梅。以紙燈內置關揆放地下。以足沿街蹙轉之。謂之滾

燈。以木爲格。用綵帛製爲諸色。行貨人物鋪面謂之六街三市燈。飲食則乳糖糖粽圓子餛飩科斗粉豉湯水晶膾韭餘南北珍果。早兒糕宜利少橙圓子滴酥炮螺酪麵玉消膏琥珀餻破麻酥灌糖酥藕龍纏蜜果糖葱管糖十般香糖皆用鏤鑰粧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盞。叫歌喧填幕次。往往呼至前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詩云貴客鈎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合簇釘遺之。謂之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

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

燈品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有無骨燈，用絹囊貯粟爲胎，燒之及成，去粟則渾然琉璃毬也。景物奇巧無比，又爲大扉灌水轉機，百物皆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魷燈，則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又皮燈鏤鏤工巧，五色粧鑿如影戲之法。羅帛燈尤

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琥珀萬眼羅者，最奇。外此又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者，若沙戲影燈，人物旋轉如飛，又深閨巧娃，剪紙爲燈，尤爲精妙。有以絹燈剪爲詩詞，時寓譏諷，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諺語，戲弄行人，有貴邸競出新意，以細竹絲編織，加以綵飾，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於不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剪鏤，加之點染，與篋無異。凡兩日百盞俱進御矣。

康伯可當高宗時，以詞章待詔，金馬及慈寧歸養，兩

宮燕集伯可應制之作居多嘗於上元應制進瑞
鶴僊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水輪
桂花蒲隘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
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
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
笑聲喧鬧蛾兒滿路咸團打隊簇着冠兒闔轉喜
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高宗覽之大喜賜金甚
厚

二月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
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絲上

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
金篋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
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黑字爲罰上
賞則咸號真珠玉盃金罌北珠篋環珠翠領抹次
亦銀鋌酒器冠鋌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定器
官窰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効之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臘茶名北苑試新皆
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蓋藉以青篋
裹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
又以細竹篋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

所造一夸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聚耳或以一
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爲奇玩茶
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邸吏
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爲之散漫而味
亦漓矣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斃以五色韻果
簇釘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工者外人
罕知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內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
苑亭榭花木粧點一新錦簾綃幕飛梭繡毬以至
茵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

璫內司列肆關博珠翠花朵冠篋環繡段畫領花
扇官窰定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賣果
木酒食餠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効西湖景物
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梔源觀梔絜錦堂
金林檎照粧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
花爲極盛堂三面皆花石爲臺三層各植名品標
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
鏤玉屏堂中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
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窰
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

朶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窠分列四面
至於梁棟牕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簇插何翅
萬朶當中設牡丹紅錦地茵自中殿妃嬪以至內
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
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入亦沾恩
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
至春暮則稽古登瀛堂賞瓊花淨侶亭紫笑淨香
亭采蘭梔笏則春事已仁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
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
之進酒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極涼長松脩竹濃翠
蔽日層巒竒岫靜窈縈深寒濕飛空下注大池可
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
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
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閣波薜蘿葡萄等花數百盆於
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坐兩傍各設金盆數
十架積雪如山紗厨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蠟龍
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碗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
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
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

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矣
七夕前修內司進摩睺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拂手香製造悉用鏤金珠翠衣帽金銀釵釧珮環真珠頭髮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厨制閫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爲貢者官姬市娃冠花衣領皆以乞巧物爲飾焉

禁中中秋賞月有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輝堂碧峯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香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

粲竟夕乃止此時浙江放一點紅傘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粲如繁星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也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黃菊粲然眩目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橘遇郊祀則罷宴

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揆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

亦出郊拜墓用綿毬赭衣之類

冬至朝廷大會慶賀排當並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還於九街婦女小兒服飾華美往來如霍山祠城隍諸廟炷香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用餛飩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禁中賞雪御闕遠樓即南木樓後苑進雪獅並以金鈴絲鏤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進雜煎品

味如春盤餛飩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犒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有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隣里之貧者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呈女童驅儼粧六丁六甲之類大率如夢華錄所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飮凡百餘種如蜜煎下至花餻炒豆及玉噐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纖巧又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金

王等寶爲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務以奇侈求勝
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資天顏一笑耳
后妃諸閣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袋兒小
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
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仗有爲果子人物等
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屏風畫鍾馗捉鬼內藏藥線
藝放百餘奇巧不絕簫鼓迎春鷄人警唱而玉漏
漸移金門已啓矣

歲晚曠日賜親王宰執三衙從官內侍省及外閣前
宰執等膈藥係和劑局造進及御藥院特造辦銀
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暑
藥亦同

行都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諸
庫呈樣點檢所所以呈府既中擇日開沽以白布
三文餘揭竹竿頂題曰某庫選到酒匠某人醞造
上等醲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
女雜技前導聯鑣穿市觀者如堵酒匠則新巾紫
衣乘馬從之以府中所賞綵帛錢會銀碗駝負馬
前謂之迎酒楊炎正詩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
紅妝新結束問渠結束何所爲八月皇都酒新熟

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
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
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琉璃
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摩空使君一笑賜金帛
今年酒賽真珠紅畫樓突兀臨官道處處繡旗誇
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誰復校黃金爐
下謾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公三十萬往
醉金釵十二行又賽酒則往醮諸廟謂之乞利市
高九萬詩云賽罷祠山賽二郎酒行明日欲開張
愚民可是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
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
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
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
人士女兩堤駢集幾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櫂比如
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謔簫吹之聲振動遠近若遊
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
其外幾無一舸矣并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
西泠聞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
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

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裁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爲始而端午尤盛是日畫舫齊開遊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雜劇飾以綵旗錦傘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帥守往一清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碗官楮以賞捷者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青帽插孔雀尾乘

小舟橫節杖聲喏取指揮次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招之諸舟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喏而退其餘犒錢而已吳子和賦喜遷鶯云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鬪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竒絕難畫處激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罷錦標方徹壘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載荷香十里一鉤新月

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他如雜劇則曰緋綠社蹴毬則曰齊雲社唱賺則曰遏雲社耍詞則曰同文社相撲則曰角觝社清樂則曰清音社射弩則曰錦標社花繡則曰錦體社使棒則曰英略社小說則曰雄辯社行院則曰翠錦社影戲則曰繪革社梳剃則曰淨髮社吟叫則曰律華社撮弄則曰雲機社而七寶驀馬二會爲最王山寶帶尺璧翠珠璀璨奪目而天驕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爲花草人物厨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

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糜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絲縷花春帖藩勝之類爲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葷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

合藥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于餽歲盤盒酒檐羊腔克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餽米餌及燒替代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饅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夜則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夜蕙燭糝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聽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床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于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自事吉膠牙餽燒木賣惜董等事率多東

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為近世所稱詞云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盃未舉柰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清字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忻梅妬宮壺未曉早騎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銀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

認諸項窠名恩賞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捨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西湖遊覽志餘第三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四卷

倭倖盤荒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宋徽宗時為翰林承旨附章惇臺諫攻之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建第西湖酷極宏麗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與京昵甚珍玩日達禁中帝遂屬意于京不數年超至相位導帝淫奢朝政日改靖康初金寇陷汴京京盡以金寶泛巨艦來錢唐御史孫迪等極詆其惡乃貶儋州死詔籍其家適毛達可守

杭州京門士也密喻其家藏鏹巨萬故蔡氏之後不貧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遊被酒遇缺墻闌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交錯墜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覆覆啓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舉醴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懽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群婦以巨篋昇而縋之墻外比曉匍匐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京旣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至潭州作詞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京之父準葬臨平山山爲駝形術家謂駝負重乃行遂作塔山頂以浙江爲帶水秦望爲案山何其雄也富貴旣極一旦顛覆幾于滅族俗師風水之說安足憑哉

秦檜會之江寧人靖康初金兵陷汴二帝北遷檜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撻懶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竒之馴加褒用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輒逐之樞密副使岳飛屢言和議誤國檜殊憾之竟以誣死而趙鼎張浚胡銓皆貶錮終身紹興十五年賜檜第于壘仙橋置館場官吏以應付所需訖其死十九年建不已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誦語有參軍者褒衣誦檜功德一伶以荷葉校椅從之誣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將就椅忽墜其幘頭乃捩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扑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自是語禁始密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猶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貓百計皆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賂懇乃已

檜在相位願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乏見錢市廛大闕府尹以聞檜咲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

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石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故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榴有親吏在傍曰榴實甚佳伐之可惜檜反訊曰汝盜吾檜吏叩頭伏罪其機械巧發如此檜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衣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喻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熺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却不可服也蓋以其黃色逼上用耳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容臣妾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急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咲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汲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啓曰在昔獨伊

西漢志卷之四
四
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喜超擢之
當有選人按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
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即與改
秩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掇新州之禍直聲大振士
夫惕禍無敢與立談者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
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閒百辟動容
觀奏牘幾人回首媿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
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
檜聞之大怒流廷珪夜郎俄而檜死盧溪放回題

詩驛壁云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
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
姓依稀

檜久擅權大誅戮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
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署牘
手顫而汚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
後搔手曰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伏枕數日死
獄事大解初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朕有恩

言當餽食中寘肉咲靨一以爲信月餘無報日受
慘酷求死不可得日正晝置之暗屋仰竝之使視
椽榱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轉射壁
上成一反字蓋獄吏剪字障日爲報者汾解意亟
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滿橐
皆咲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
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賻矣
檜之建第于望仙橋也備極宏麗其死也值天府開
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天閣在人何
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于郿鄠

貯黃金咲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
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滓積墻陰又楊廷秀宿牧牛
亭秦大師墳庵詩云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
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
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
不知丞相更嗔不

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
郭知建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夢婚爲嬌客施全
以刺辨爲刺客李季以談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
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泳以獻

計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弔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吊客以足十客之數。

檜之秉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忌諱率噤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賤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

秩沈長卿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編置化州趙令衿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下獄死至于開門受賂富敵王家外國珍竒死猶踵闕其子燻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故耳

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檜府厚遺主歲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啓檜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

西漢志卷之四
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既成恐不佳試藝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秩人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外遷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譴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闈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勃然

發怒叱闈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獨無諱忌而敢以此言目之我必俟其來面自以治汝罪闈者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乃今朝士留謁者例告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人旣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外去可也闈愀然感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去三字滿坐皆大咲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盖亦一吻流也

檜之欲殺岳飛也于東窓下與妻王氏謀之王氏曰

擒虎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無何而死未幾子熺亦死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問太師何在熺曰在鄴都方士如其言而往見檜與万侯嵩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窓事發矣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蠟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檜押勅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于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

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微時遊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晚年檜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檜病高宗臨視之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其子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事者問何人爲此

則以沫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韓侂胄昂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以密啓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閣劉弼勸汝愚曰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朱熹亦勸汝愚當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爲人踈直謂侂胄易制不以爲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官掖外比奸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于京鏗鏗曰

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僞學之禁貶謫朱熹等五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劉一清詩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侂胄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竒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屢敗侂胄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索啓冪之首侂胄大

怒用兵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
憂惶禮部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冑楊
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冑陳自強皆罷相
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冑四夫人誕
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沉醉幾不可起
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投入云聞外間有警不佳
乞閉閣門免朝侂冑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
從乃與櫛服瑞香番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
軍圍繞府第矣而侂冑猶未知也夏震呵止于途
擁至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詣金人

求和建陽劉淮爲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
沉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虞綠戶雕窓鎖風雨
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車不悟有
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官家簿
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
籠喚太師

開禧北伐侂冑之寡謀浪戰固可罪矣至函其首以
求和何其謬也善乎寧宗有言恢復豈非美事但
不量力耳有爲詩云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
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魂讎共戴天晁錯

已誅終叛漢。于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

佞胄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
開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軋右轉坤。
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日。魚腹終天吊
趙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
道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飲未一
二行。壁已昇去。陶孫知必爲韓所廉。頃之捕者至。
突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敖。上舍在
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佞胄敗乃登第。一

佞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僧以
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
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佞胄意解。復召之。知爲
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
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
爲王匿之舍中耳。佞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
壽謹待禮。佞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旬遷監
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
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佞胄追問之。曰柰何與大
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佞胄憐之。即

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
 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官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
 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
 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愠曰等
 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時趙師霁以列卿
 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瞰侂胄
 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婢咸
 來謝翌日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
 堵歸語侂胄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

酬一官耶侂胄許之遂進師霁工部侍郎侂胄又
 嘗與客飲南園師霁與馬過山庄竹籬茅舍曰此
 真田舍景但欠鷄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叢薄間
 視之乃師霁也侂胄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
 詩曰堪咲明庭鴛鴦甘作村庄犬鷄一日冰山失
 勢湯燖鑊煮刀割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
 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
 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棧草制言其得
 聖之清易祓撰谷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

者謂伊霍日奭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爲我王者余
喜請加九錫趙師筭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
皆偃然當之籍沒之晨放逐羣婢願認父母者聽
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利其物詐稱其妾父母者闕
闕門巷或牽裙攬臂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敗衣
破絮亦各分包徃徃有金珠裹匿蓋諸婢將挈之
以爲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
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于沙門島

侂胄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閣門事頗干朝政時
人謂之大韓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
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
留滯銓曹徘徊浩嘆又爲日者獎帽持扇過其旁
邀談庚甲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
財帛官宜破若欲小可先見小寒更望大成必見
大寒優蓋以寒爲韓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侂胄當軸黜陟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試南宮
者題詩客邸云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
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侂胄嘗以冬月携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
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爲土

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即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胄怫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侂胄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縈卵尚復何言侂胄憐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柝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

柝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

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柝殿退居德壽雖然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

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
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媯盡去軍興無名之
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
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
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
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侂冑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主
時叅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冑有隙史彌
遠遂與合謀既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批殺之寧宗
實不知也都下爲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

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闔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
陳自強爲侂冑童子時師侂冑當國自強至臨安待
選欲見無以自通其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爲入
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
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同坐皆跼
踖莫敢居上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
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
爲秘書郎既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叅知政事又
明年知樞密院事侂冑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

語人曰自強唯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
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書吏史達祖爲兄嘉泰元
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煨燼侂胄遂遺之萬
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所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
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強于永州死
蘇師旦者平江書史也爲韓侂胄腹心以奸計歸誠
於侂胄侂胄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詣侂胄侂
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貲助
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胄大
怒竄師旦海上及侂胄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

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斨馬蹄
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
五百尊夕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
釵釧金一日四十三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
是以一隅之地倖臣黷貨如此侂胄所積應且數
倍國安得不亡哉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樾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
彥章爲樞密阮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
昵欣然願任事且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
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

備無智名無勇功力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為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干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一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湖遊覽志餘第四卷終

聖